



花海

◎晏萍

## 小吃摊

◎周其

“厂门口小摊区那个美女做的云吞真好吃！味道鲜美，又干净卫生。”同事小黎每个上午一来上班就眉飞色舞地对大家说。于是，我也起个早，到厂门口那小摊上品尝下。

当我步行到距厂门口五十米的停车场旁边的小摊区，来到一个卖云吞摊，摊主是个少妇，系着白围裙，小摊车整理得很干净，小摊车旁边放了两张小桌子，每张小桌放了四条小矮胶凳。

只见老板娘满脸笑容，热情地打招呼：“想吃点啥？”我看了看摊位上有油面、水面、凉皮、云吞，我便点了一份云吞。

我坐在桌子旁，看见几个不相识的也点了与我同样的早餐。不一会儿，老板娘就把一份上面漂着红油和油炸豌豆的云吞端到了桌上。顿时，一股久违的湘辣香味扑鼻而来。要知道在我老家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用辣椒面做红油。

趁离上班时间还早，又加上摊位上还没有多少顾客，我边吃边与老板娘闲聊了起来。

我真诚地说：“老板娘，你这小吃还真是湘味浓浓，吃起来挺有家乡的味道。”老板娘笑盈盈地点了点头。我又问：“老板娘，我天天从这路过，看你生意兴隆，收入还可

以吗？”

她笑着回答道：“虽说累点，但还算可以吧，每天可赚百多元。”说实在话，在当今社会一天仅能挣百多元不算高收入，为何她愿做呢？正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，她望着我依旧笑回：“主要就是照顾孩子方便。上午十点钟收摊回家，准备做饭洗衣，然后到校接孩子回家。下午要准备些小吃材料，晚上可辅导下孩子的功课。孩子还是要多些陪伴，钱可以慢慢赚呀。”

看着既会挣钱又会顾家过日子的老板娘，我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赞道：“是的，把孩子管好就是为人父母一生的幸福。”

我正在慢慢地细品这云吞，几声突如其来的吆喝破坏了我的心境。

我不快地看去，只见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，仍在咋呼那句话：“喂，老板娘，来份云吞！”

他风尘仆仆，一坐下来，用脚挪挪挡道的袋子，自己倒茶喝。听他喉咙发出的响声，我在心里笑了：“牛饮！”我打量他，只见他汗津津的背心，筋肉鼓鼓的胳膊，穿着一条旧牛仔裤，裤脚沾有不少黄泥和锈斑，一看就是有日子没洗了。

他好似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，老板娘刚端上云吞来，他就三五两

下吃了，末了举碗“咕咚咚”地把汤也喝了，好似几天没吃饭一样。嘴巴一抹，眉眼生风；冲我一笑，他掏出钱来，那是什么钱呀？摊贩的收入？丐帮的进项？乱糟糟，一团团的。

他嘴巴再一抹，问老板娘：“多少钱？”老板娘说：“一碗云吞八元钱。”

这个大汉把乱糟糟的纸币一张张摊开来数，只有五块钱，不好意思地轻声对老板娘说，他在工地干活，有两个多月没发工资了，还差三块钱，下次给可以不？

老板娘看到大汉那窘迫样，就微笑着对大汉说：“大哥，三块钱是小意思，没关系的，不用给了。”大汉不好意思地冲我们一笑，扛起袋子就走了。

看到大汉走了，老板娘对我说，这样吃了少钱或没钱的事常有发生。虽然她做的是小本生意，碰到别人有难处时，她说能帮的就帮一下，出门在外，大家都不容易的。

一刹那，我觉得美丽的老板娘在晨光下显得更美了……

清晨静静的时光就在美味的湘辣香云吞中度过。当我品尝完早餐，看见老板娘正在边招呼客人，边往锅里下着一个个包得小巧玲珑，像一只只小船的云吞。随着云吞在锅中唱起欢快的歌，一份份湘辣香云吞被老板娘端上了小桌子。

我抬头看见她脸上笑开了花……

芬芳一叶

## 签名售书

◎祖丁远

我不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，但我经历的签名售书倒有过多次。

第一次是和军旅作家龚德一起。他曾在解放军报社担任过20多年记者、评论编辑和文艺编辑，笔名“枫亚”；55岁后请求军报领导把他调回江苏当上了专业作家（家住南通）。我和他是同乡知己，都写了几本新书，经媒体介绍和评论后，受到南通新华书店经理邀请，参加签名售书。书店事前给我们作了安排及宣传。第二天上午8时，准时在书店开始摆摊。龚德签名售出长篇小说《扬子百年记》20多本；读者喜欢了解熟悉作家的生活、写作情况，我的散文报告集《中国作家风云》卖了23本。

第二次签售，也是在南通书城（即南通新华书店），新上任的青年经理热情邀请很多读者前来。南通北阁军干所军旅作家严鸿源的《飞行一百天》售出52本，我的散文集《留在另一个王国里的爱》售出60多本。

以上两次签名售书是2001年3月前后的事情。

2003年，由中国作家协会、中国作家杂志社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三届“中国作家世纪论坛”全国征文活动，共征得两千多篇作品，经著名作家林非等评审，我创作的《社会脊梁——湖南有个“党风记者”李升平》荣获唯一的特等奖。不久，应湖南衡阳书店与

李升平的热情邀请，我去了衡阳签名售书。那天下午，我乘火车抵达衡阳车站，李升平带领衡阳市杂文学会刘文才等同志早在那里等候接站。

第二天早晨，读者从衡阳城乡连夜赶来书店排队，想见见“党风记者”李升平，想见见远道而来的作者。听说在书店排队的购书者有很多，李升平和我当即来到书店签售。从清晨开始，第一批签售了382本。休闲半刻，喝了杯白开水，吞下了两个馒头，又开始签售。这一天共签售了800多本，累得我连右手都抬不起来了。

在衡阳书店签售了三天，销售了数千本，这在衡阳市是空前的。

岁月流金

## “大白”的快乐与感动

◎雪彦

疫情期间，我和同事们走村串乡，奔赴各个采样点，奋战全员核酸采样战场。秋天的江海大地天朗气清，淳朴善良的百姓与江海秋色交相辉映，给“大白”们的抗疫时光带来很多欢乐和感动……

核酸采样暖心事多。前几天，我来到海门的一个乡村采样。这里留守的大多是老人、女人和孩子，在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组织下，大家有序排队，不吵不闹。村委会的志愿者阿姨也都六十多岁了，看见步履蹒跚的老人，或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，连忙过去搀扶，让他们优先采样。

村干部们的智慧也在核酸采样中尽情展现。由于村里很多老人没有智能手机，村干部们就把老人们的采样码打印塑封好，再给每个人买个胸牌，把采样码安放在胸牌里。每次采样的时候，老人们挂着胸牌整整齐齐排着队，犹如学生们上学，很有仪式感。

核酸采样现场常常飘荡着欢声笑语。一个六岁的小男孩和奶奶一起过来，由于学生与其他村民们不在一个地方采样，孩子看到大家都有“棉签棒棒糖”，就自己没有，哇哇大哭着不肯离开。后来我拿起棉签假装给他采了一下，孩子才破涕为笑。此时，大人们都笑翻了。

全员核酸检测是十人一管或二十人一管，一位老人举着红管子开心地对我说：“你看！我昨天拿到了管子，今天又拿到了管子……”那样子如同学生拿到了五好学生奖状。我笑着说：“阿姨您运气真好呀！可以去买彩票了。”她爽朗大笑，我也笑。

核酸采样时，我常常被淳朴的村民感动。盛夏的一天，我的采样点是村里一幢大厂房。那天气温特别高，穿着防护服、戴着N95口罩，我们汗如雨下。村干部们一会儿为我们搬来大功率电扇，一会儿又出去买来大冰块，还不时过来问我：“还吹得到吗？凉快点了吗？”我笑着点头，让他们赶紧别忙乎了。我知道，疫情期间，村干部们都是日夜忙碌，非常辛苦。前来采样的村民也是满头大汗，但是他们排队时自觉让开，为了不挡住电扇吹向我们的风。其实防护服如同一个玻璃罩，躲在里面任凭再大的风也是吹不进一丝一毫的。我不忍说破，那份善良已经让我足够清凉。

核酸检测，检测到更多的是南通人民的勇敢智慧、淳朴善良与乐观豁达。一声声“辛苦了”“谢谢”常让我们暖心又感动。其实，抗疫期间辛苦的何止是医务人员？全民皆辛苦，但正是有了这份辛苦付出，有了大家的众志成城，才有了平安的南通，才有了这份美好的人间烟火气……